

天岳山館文鈔

天岳山館文鈔卷三十四

一品伯太夫人李母七十壽序

同治七年夏今相國李公以

欽差大臣督師平燕豫青徐劇賊畿輔解嚴

天子預虛揆席以竣捷聞策拜協辦大學士晉太子太保總

督尚書如故當是時伯子中丞公以一品服巡撫浙中哲弟方伯

都轉諸公皆用戰勩膺懋賞懿鑠哉書契已來所勵見也先是

中丞相國及諸季從湘鄉爵相平粵賊以功致節鉞相國權蘇撫

時帥偏師擣滬濱卒汜王誅犁其穴冊勳封一等肅毅伯總督

湖廣軍務中丞繇湘撫代相國撫江蘇會相國方持節兩江遂

天岳山館文鈔卷三十四

壽序

詔中丞權湖督兄弟更代爲督撫又開府鄉邦皆曠代異數海內榮之及是再夷大亂告成於

天子

文母

沖聖溫慰有加禮龍光湛露之貺冠絕百寮於是太夫人年屆七秩矣相國 陛辭當還鎮乃造膝陳奏臣母明年七十臣經略中原違子舍久請紆官程歸省便迎養

溫詔俞之明年奉安興涖武昌二月二日爲太夫人設帨之辰元度以部下年家子辱中丞相國之知敢附諸君子後述古義以侑萬年之爵謹案壽母之頌昉自魯奚斯之美儔公備紀公之膺戎

狄懲荆舒荒大東徐宅至海邦淮夷蠻貊莫不率從其揚厲無前
商周二頌所未有也以今攷之成風當日度不過耆年耳僖公依
託齊桓勤招攜遠略史氏遽張之其實淮夷最爲魯患十四年會
諸侯城緣陵已無復敕甲敲干鍛戈矛之志十六年爲淮之會東
略不終其它伐厲次匡皆不足摧蠻夷之角距然則奚斯所頌直
願望之虛辭耳我相國旋乾轉坤恭行

天討兩平十數年稔亂勅寇再造江山又威讐華夷能使異族執
戈效順中丞及羣季皆宣力巖壘蔚爲中興名佐與方叔召虎
爭烈其視魯僖何如也然則太夫人之純嘏壽域不且軼成風而
上哉抑又思六月之詩美吉甫之燕喜猶其頌魯侯也其詩曰萬

邦惟憲又曰張仲孝友夫孝友之臣於車攻薄伐之勳勞似不相及詩人顧連比及之何哉文武憲邦其源必本諸孝友蓋古者孝道隆而後陰陽理萬物遂南陔白華所以居魚麗由庚由儀之首也中丞相國昆仲秉太公家法壹以孝友爲政本故能襄江漢常武吉日車攻之盛業要莫非太夫人之教也太夫人儉德仁聲不可殫述然有子如此爲國人所稱願其功德旣不後吉甫其膺受多福固當遠出魯僖公母子之右哉方今海隅粗定中丞相國繫天下安危中外想望風采祝太夫人龐壽聰強享陔華潔白之養庶令子幹國之日長而海內蒼生之蒙庥也益無旣我國家無疆惟休其卽於太夫人壽考徵之歟今者來歸自鎬飲御

諸友元度不獲酌兕躋堂謹稱述詩人之義明受祉之繇於孝友
並舉魯頌所稱昌而大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者莊誦之
以晉一觴所媿無奚斯之文不足以導揚盛烈云爾

姚母胡太宜人七十壽序

坤之德柔順利貞而文言則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夫剛方與柔順不相謀也然古名媛女宗堅守禮法無論處常處變皆有凜然不可移之節然則寓剛方於柔靜中乃所以爲柔順也抑坤爲吝嗇宜矣有時濟人澤物斤重金不少恡此豈罄其常哉嗇於自奉而不吝於濟人義各有當故能以厚德載物也若姚母胡太宜人其殆能備坤德者歟太宜人在室以孝聞年逾笄歸贈公時君姑在堂雅善病臥牀蓐十餘年藥餌飲食櫛沐倚太宜人如右臂澣濯皆躬親之自昧爽達丙夜不片刻離姑旣彌留執太宜人手勞之曰若事我良苦願若畢生豫順得賢婦賢子孫如若

事我也其得親心如此所謂柔順居貞者非邪贈公習名法家言客諸侯遠者千里歲僅一歸省太宜人代潔陔華之養自奉極撙節贈公歸必綜計歲所出入而請覈焉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無成而代有終者也道光癸卯贈公客湘陰捐館舍太宜人欲身殉以君姑在堂曲止之訓二子特嚴待塾師忠且敬飲膳必豐以潔數十年如一日御下以禮法而體恤周摯臧獲傭力有至四十餘年不言去者嫁婢必擇人務令得所其厚德載物多此類性儉穀庭除整潔巨細必躬親非承祭見賓未嘗服紉綺而以伙戚族之貧窶死喪則傾橐無難色其諸裔於自養而不吝於澤物者歟先是贈公前室卽太宜人女兒所遺二女太宜人撫之如己出次女

歸賀孝廉修齡三女歸李承宣桓四女歸張文學恩澧並有賢聲而長女獨矢志不字奉母終其身今五十矣猶依依孺子慕其含章可貞蓋獨秉太宜人剛方之德者故能壹意孤行協安貞之吉也歲十月太宜人七秩悅辰戚里奉觴上壽來徵文以侑爵昔孔子論仁者之壽歸本於靜靜坤德也朱子申之曰靜而有常故壽有常亦坤德也惟靜故厚惟有常故貞一則曰行地無疆再則曰應地無疆皆無疆惟床之符券也太宜人含宏光大得主有常剛方而出以柔靜誠有德合無疆者其膺眉壽無疆之錫也宜哉抑又思文言之贊坤也其於永貞順承之德既備矣又曰積善之家必有多慶餘慶者自積厚中來也太宜人躬備坤德令子商雲司

馬能體母教尤以學行重於時所謂黃中通理文在中也異曰美在中而發於事業不益彰太宜人厚載之德哉元度與喬雲爲道誼交知太宜人性能強記明經術不愧宣文君故舉坤德之全爲壽而用以卜餘慶之方新太宜人含飴之暇一諦聽之將必有不疑其所行者邪

郭母葉太恭人八旬晉一序

郭母葉太恭人壽七袞時玉生太守方權篆平江元度嘗爲文壽之既而太守治行益炳著晉秩二千石所泣皆赤緊由湘潭甯鄉調知衡山於是太恭人八旬晉一矣太守敷政臨民惟母訓是秉所居民樂所去民思凡衡之人安太守撫字者皆其蒙太夫人庥廕者也彼都人士相約躋堂介壽有爵有觚有羔有魚或脯或脍填溢庭除重以侑爵之文屬予竊惟太恭人之懿萬暨太守之訐謨十年前已具述矣可無贅書無已則請徵衡山之故實以當祝延可乎攷甘德星經玉衡主荊州而長沙一星在軫中主壽長子孫昌故曰壽昌之次衡嶽舊屬長沙故衡山亦稱壽嶽衡之主壽

以南斗司注生也。今太守適主是縣，修陔華潔白之養於神皋奧區中，靈貺畢臻，非自然之符契歟？抑又聞南嶽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文康公舒女，幼好道，年二十四歸南陽劉文生，子二長，樸官至安成太守，次遐官從事中郎。當文宰修武時，夫人齋於別寢，遇真仙授黃庭內景經，後入衡山棲紫虛閣。以成帝咸和九年，白日沖舉，位證南嶽夫人。唐顏魯公嘗書石紀其事。隋書經籍志有南嶽夫人內傳，唐書藝文志有范邈撰紫虛元君內傳，語在正史，非謬悠之談也。其後有緱仙姑者，修道南嶽，居魏夫人壇，年八十餘，容色如少年，尋入九疑山仙去。夫神仙之說，儒者慎言之，然崧嶽降神，其來已久，况朱陵洞天，火維重鎮，上應壽星，爲羣真所

窟宅其靈異有出儒生思議之表者太恭人安輿就養適當其地
飲菊潭茹芝草回視前七十時精力加彊健雖不必侈陳蟠桃火
棗之奇與西母瑤池抗跡而魏夫人夫及二子皆爲宰官身又同
登壽嶽於太恭人之福緣爲相近矣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太
守有焉詩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太恭人有焉古者閭各有史壺
德則女史書之所謂彤管有煒也周南十一篇言女德者十召南
十四篇言女德者九至於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於
女德三致意焉太恭人以懿德躋上壽壽星壽嶽天人協應慈雲
所布濩遍覆七十二峰間曠屆期頤益當晉封極品膺無疆之祚
而太守霖雨之澤益大普厥施元度雖不材猶願重操赤管紀上

瑞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也

宋年伯母彭太夫人八十壽序

河之自龍門底柱而東也曲則千里潤則九里流澤訖於無垠而其源發自星宿海雨之生百穀膏黍苗也油然沛然膚寸而合不崇朝徧天下而其起則觸自泰山之石人之厚積而流亦若是焉已矣聖如文王大賢如孟子勲業如王陵陶侃治績如崔實雋不疑柳仲郢文章學術如歐陽文忠極九等人表之最而皆由母教成之范逵云非此母不生此子豈不諒哉年伯母彭太夫人少嫺禮法相北臺公尹嘉興通守婺州皆有殊績迨公捐館舍誥嗣惠人觀察昆仲皆幼太夫人畫荻訓之不數年觀察及其仲兄同注學籍觀察尋舉於鄉由國子分教歷秋曹入御史臺巡視輦轂有

直聲在部尤罄心治獄著祥刑古鑑明慎錄及秋審比較條例以
諭同官及守長沙壹以至誠惻怛爲治凡馭吏誠民及恤嫠掩骼
惜字放生施藥餌諸善政並實力行之又著

聖諭六言解勸戒十二條暨鄉塾要義濟人編諸書以砥訂薄俗
歲再期德化大成僉謂百年來所勵見也然非太夫人慈訓所成
不及此中秋前二日屬太夫人八十生辰寮屬奉觴上壽而以侑
爵之文屬元度夫古者爲壽不必於生日也遇燕則行之然古人
因事致敬則相與爲辭以篤不忘施之少者尙有冠禮三加之詞
况寮案於長官安其教令幸其有耄耄之親歲祝以眉壽萬年抑
豈盪風人之義歟且詩所稱黃髮台背以下皆祝詞也旣酌以祈

又從爲之辭以是全其爲壽之禮焉。古人以升諸樂，後人以書諸
屏，其意又豈有異歟？今太夫人能詔觀察爲循吏，爲名臣，其識則
陵母之知興，崔母之訓政也。其清節則侃母之截髮，郢母之丸熊
也。其仁心爲質，則雋母之問平反，以益亡簪，歐母之述治獄遺言
以訓子孫也。人見觀察所設施，懋矣，媿矣。民之戴之，猶涸鮒之轉
清波，百穀之仰膏雨也。抑知探源溯本，固出自昆侖之邱，與岱宗
之石哉？他日太夫人繇大耋而期頤，觀察得益摠所蘊，以惠此南
國，萬頃之波，三日之霖，其被潤澤而大豐美也，將益無涯涘矣。

劉詠如太守管夫人五十壽序

古循吏黷臣政聲。劬櫟匪特其才勲。忝也蓋繇內德之助焉。其在詩二南。若鵲巢采蘋。采蘋諸篇。美諸侯大夫妻能奉祭祀。相夫子宜其家國而爲王化之成。其在國風。則有齊鄭兩雞鳴篇。並申戒旦之義。其在雅。則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在頌。則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解者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也。惟其有士行。故無忝令妻之頌焉。顧所謂女士令妻者。豈勵笄珈偕老。膺遐福云爾哉。蓋必躬貞懿之德。歷險夷約樂而無改其初。乃可無訾於雅頌。今於詠如都轉之配管夫人。見之矣。都轉毘陵世胄。爲故相文恪公六世孫。芙初太史之孫。夫人爲侍御蘊山先生之曾孫。仍世通華。且爲

中表戚夫人年未笄歸都轉時家中落都轉七試省闈不遇以縣丞筮仕楚南隸曾文正公戲下襄軍務夫人家居貧不能舉火嘗厯三日啖胡餅一枚手口拮据泊如也咸豐庚申粵盜犯毘陵夫人攜子女六七輩自危城出抵東鄉晝伏宵邁斥簪珥作行賁渡江繇青兗而豫而荆揚至皖中乃與都轉遇瀕危者數矣旣而都轉從今晉撫威毅伯克安慶繼克江寧以餽餉功簡授辰州太守加觀察銜夫人從之官食羸衣敝不以豐約易其素至周卹親串則必使各過其所望膳塾師必潔以豐有子六人長觀政農部次官郡丞需次蜀中餘並以學行著所謂僕景命從孫子者蓋兼有之矣歲十月爲夫人五十悅辰屬吏謀躋堂稱壽余與都轉故

人也。憶在曾文正戎幄，轉戰數行省，冒危履險，實爲患難交。越同治丙寅，余奉

詔帥師援黔，設轉運局於辰郡，浼都轉董其成，事平得

旨以守巡道用。尋加運使銜，繼自今繇循吏而名臣，其所以迪前人光者，正未艾。而夫人之懿德實有以佐佑之，宜其俟福貞貞，與風雅頌所稱之公侯大夫妻，後先輝映也歟。抑又攷管氏世有名媛，元趙魏公夫人管仲姬，書畫與公齊名，毘陵山水清遠，不後吳興。夫人又管氏苗裔，雖不以文藻名，然德性本也，文藝末也。夫人處約不濫，處樂不淫，信乎女有士行者，本旣立矣。惡在古今人不相及哉。都轉年未艾，已服大僚，異日敷歷中外，繩文恪之武，趙魏

公尤不能專美矣謹援据風詩以效岡陵之祝且爲他日芬質之
都轉當不河漢余言

陶母莫太恭人八十壽序

從古頌母儀者。孟母而後。柳母歐母以前。莫著於陶桓公之母湛氏。所賢乎陶母者。非徒以侃之建廉節。苴茅土爲時名臣也。難在處約不濫。處樂不淫耳。史稱侃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鮓遺母。母封鮓責之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乃增吾憂矣。又稱鄱陽孝廉范逵至。母剝所臥薦秣其馬。又密截髮爲雙髮。以易酒饌。逵遂有非此母不生此子之嘆。遙遙華胄。求克嗣徽者。其惟莫太恭人乎。太恭人歸輝益。贈公時。逮事君舅君姑。稱孝謹。贈公昆仲四同宮。未異財。內外子姓幾五百指。凡烹飪澣浹諸役。太恭人輒與娣姒分任之。育男女十人。劬勞備至。晝聽中饋。夜則篝燈。手木棉課諸

子讀漏數下始休侃傳稱少孤貧母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太
恭人近之矣尤難者贈公長兄裴山先生無子公與太恭人以次
子後之及裴山大漸嗣子殤又以第三子爲兄後贈公長姊適屈
氏早寡太恭人白舅姑迎養於家四十年如一日且爲孤甥授室
旣生子太恭人念甥年六十尙憂貧命攜其子來衣食之又思甥
之不自慊也豫誠家人不得稍膜視此非深明大誼如侃母能及
此邪同治初王師克金陵改鹺法詰嗣輩用鹽筴起家於是春
海太守晉秩二千石贈父祖兩世如其階太恭人得五花之誥
諸子悉登仕版列成均旡桓公之節鉞旂常雖未敢同年語而簪
紱滿庭階可謂盛矣然太恭人不少易其素也躬儉穀衣非數澣

緝不易待戚儻不以枯菀殊觀遇貧乏畢力周之不少恹殆所稱
險夷一節者歟昔桓公鎮武昌飲酒有定限殷浩勸少進公曰吾
母之教也今太恭人諸子恪循懿訓蓋無忝宗風焉歲十一月爲
太恭人八秩悅辰凡締交太守昆仲者僉議躋堂酌兕而屬某爲
之辭昔皇甫湜之頌陶母也謂得古正之道發人倫之本可以示
教於天下苟天下皆如陶母之志則天下皆陶之子也偉哉言乎
是可移頌太恭人而當臺萊之祝矣謹書之以爲壽蓋數典不忘
祖之義云

勞母鍾太夫人八十壽序

周禮九嬪掌婦學其屬有女史以典婦功皆女師也葛覃之詩后夫人言歸必告師氏誦女師德象之篇厥職重矣春秋時諸侯夫人大夫妻若楚鄧曼齊衛姬宋伯姬許穆宋桓二夫人暨公父文伯之母魯穆伯晉范獻子曹僖負羈之妻齊司徒之內主其才識節操並無忝女師降及後世若班昭詣東觀續漢書帝重其節行法度命皇后諸貴人師事之號曰大家韋逞母宋氏家傳周官音義詔卽其家置講堂生徒隔絳幃受業號曰宣文君皆古婦學之遺也顧所貴乎稱女師傳婦學者豈必摛華掞藻與文姬道蘊蘇若蘭輩爭名哉必其以郝鍾之禮法兼桓孟之賢明而又能教成

賢子孫立身行道顯名於後世卓然與陶母歐母並傳斯足稱當
代女宗焉勞母鍾太夫人殆其選矣太夫人爲孝廉鳳石先生季
女生有夙慧讀父書過目成誦孝廉主文瀾書院講席坡亭贈公
鼓篋門下孝廉奇其文以子娶之太夫人年十六歸贈公事舅姑
無違禮逾年生薌林觀察會兄公喜亭先生歸道山舅命以觀察
出嗣大宗太夫人立從之無難色贈公績學能文厄於試年逾三
十以疾終遺子六女一家勵中資賴太夫人養親字孤俾諸孤並
得成立雖歐陶二母之畫荻封鮓不能過也道光辛丑島夷犯順
粵海戒嚴太夫人挈子女避亂鄉居凡十載戚族女婦相從者飢
則哺之寒則絮之疾則藥之婚若嫁則依之尤好爲妯娌閨秀講

古列女傳問字聽講者踵於門女教大明論者謂曹大家宋宣文
今見於嶺表矣咸豐初土寇揭竿起眾爭轉徙太夫人鄉居守故
廬不動每誡諸兒婦曰以天之道吾家世仁厚兼睦鄉鄰必不至
罹兵禍萬一天道難諶惟當守節義耳寇果不犯其居未幾官軍
至寇平人益服其定力云薌林觀察筮仕湘中有循聲繇桃源尹
遷靖州直牧洊擢二千石以巡守道用太夫人每緘書誡之如雋
母之問平反建堂大令需次嶺西子俊縣尉官楚北宣恩巡檢司
太夫人所以錙于申之者一如其訓觀察焉光緒丙子家孫已舉
於鄉後福蓋未有艾今年夏爲八秩悅辰謹案太夫人幼承庭訓
長賦柏舟晚節含飴弄孫其才其節其識均無歉古之女師今

天子嗣服

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

慈福覃敷海內頌女中

堯舜宮中之婦學固已嫺嫺周官儻舉

曹大家宋宣文故事徵有節行法度者備師氏之選計必推轂太夫人而觀察昆仲從此勳秩日崇

天子推恩錫類方且如漢金日磾宋蘇易簡之母或圖象甘泉宮或召入禁中承顧問豈非彤史盛事哉

一品伯太夫人李太夫人八十壽序

清有天下二百三十有二載

今天子嗣服

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明年丙子恭值

慈甯萬壽推恩貴近命婦 攷賞賚有差維時頭品頂戴兩湖督

部李公 太子太保 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督部一等肅毅伯李

公之壽母太夫人蒙

賜御書額曰松筠益壽侑以玉如意綵緞文綺諸珍品

恩禮肫渥朝列榮之越三年己卯二月朔二日太夫人榮躋八

時際春陽百昌咸遂上自政府閣部王大臣暨各行省節度安撫

河漕提鎮文武百執事下逮燕楚吳越官吏士民遠至海外奇肱
鑿齒之國風車火徼之眈罔弗從萃擎簪祝眉梨而祈綽綽禮也
太夫人時方就養兩湖節廨珠履瑤觥金箱玉笈璀璨連玆不可
以麗計伯相在畿輔舉觴遙祝紳紱簪裾之盛亦如之既大合樂
酒三巡有執爵而稱者曰昔周盛時一母生八士爲王國楨其時
文母在十亂之列雖麟化浹用致殊祥然八士功績莫可考未若
太夫人竺生尙書伯相文武忠孝爲國宗臣而都轉觀察諸公
並龍驤鳳矯前輝後光眊八士數少其二勳烈則遠過之良繇
女中堯舜慈福覃覃俾太夫人含元精應昌運誕毓名世用弼我
丕丕基對揚

天子之休命敢以是爲太夫人壽又有酌而祝者曰宋多賢輔推韓范富歐陽司馬而諸公又皆逮事宣仁膺殊眷然韓范經略西陲僅能固圉富使契丹第不辱君命與歐陽司馬並未獲久於其位惟我尚書伯相再造江山平吳越清畿甸又以其威德聳伏崑人俾帖帖就繩尺宜

兩宮慈聖倚之如右臂而眷我太夫人益隆蓋三光五嶽之精寶萃一門宋賢莫敢望也謹爲尚書昆仲侑一觴又有酌而祝者曰周文武之世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我尚書昆仲今周召也尚書三督楚伯相兩督燕並久道化成旼謝太傅十五州都督郭汾陽廿四考中書殆將過之然皆太夫人之教也太夫人

就養楚中視兩湖若湯沐邑繼自今麋壽萬年俾二公益懋分陝之政實我國家萬億年無疆之休敢以是爲太夫人及二公祝言未竟有稱歌者曰

皇之仁普無垠天人協應祚我太夫人實生元輔秉國之鈞以康其身以翼其子孫俾河如帶山如礪以垂裕後昆迺賡載歌曰皇之澤普無極祥鍾壽母用資我良弼爲將爲相各共厥職以誠其民以匡我王國如日之升月之恆以永章懿德于斯時也鋪洪藻申景鑠騰茂實蜚英聲勒景襄之鐘銘昆吾之冶後福貞貞虹洞無涯懿矣哉自翠嫺元扈已來所勵見也謹拜手誦首而獻頌曰

天祚

聖清昇將相兮，媿媿母儀森令望兮。昔相君子敬且嚴兮，誕生碩輔柱擎天兮。手奠中原勦再造兮，黃閣白茅晉師保兮。八州都督錫彤弓兮，如古分陝周召公兮。

帝褒壽母，天露溥兮。仙醞九霞，寮案懽兮。東閣觴賓，賢華黍兮。有笏盈牀，綵衣舞兮。我祝綦齡萬斯年兮，眷承

慈聖，賞世延兮。康兮吉兮，昌且熾兮。山崇川增，壽無極兮。

一品伯太夫人李太夫人八十壽序

國家之制以兵部尚書總督直省軍務視古節度使之任加隆其以大學士保傅公侯伯兼總督者又加隆焉湖廣督府治武昌湖北提督一總兵二湖以南提督一總兵四皆隸于督部湖南四鎮鎮守最後設號巖臺大府尤加意故其佩大府之敎令而遙戴其德威眡他鎮爲尤篤同治三年今 太子太保 欽差大臣文華殿大學士一等肅毅伯合肥李公來督湖廣明年公兄頭品頂戴今兵部尚書筱泉公來撫湖南旣而伯相調直隸尚書權督兩湖時 誥封一品伯太夫人方就養節府二子更迭爲總制官易矣而八座之起居未易也旣尚書繇浙撫遷湖督調西川再調

雨湖蓋至是三涖全楚矣各鎮將服其威信誼若家人父子而大
湖南北亦遂成太夫人之湯沐邑焉先是光緒丙子

慈禧皇太后萬壽加恩貴近命婦

天子賜太夫人

御書額曰松筠益壽侑以玉如意暨綵緞文綺

海內榮之洎己卯仲春乙亥朔越一日丙子恭值太夫人九秩開
慶維時燕楚吳越川廣諸行省官吏軍民軒轅趨趨萬口祝延而
鎮筵鎮總兵唐瑞廷迺率所部將弁恭晉萬年之爵不遠千餘里
屬元度爲侑爵之辭謹案古者上之臨下與下之事上率相感以
至誠邠風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蓋猶介壽之常不必陳之於生
日也若所事之君公尙有耄耋期頤之親如奚斯頌魯僖公歌燕

喜稱壽母而又適於攬揆之辰以申其頌祝則尤曠百世而僅遇焉且夫旣醉之篇詩所謂備五福者也洪範陳五福不及子孫之賢貴讀者疑之旣醉則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足補其所未逮矣而太夫人之子若孫更有超軼古今萬萬者尙書伯相再造江山手扶龍極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之所稱美也元珪繡裳分鎮朔南周公召公分陝之殊勩也師干涖止文武憲邦又魯頌公車千乘貝冑朱綬之盛各鎮將所奉爲法守者也至羣季及諸孫焜耀旂常巍科趾美則假樂所稱千祿百福子孫千億又奄有之凡此豈倖致哉貞元會合千載一時上有

垂簾負展之

文母本思齊之德行關雎麟趾之懿化斯下有翔機集嘏之太夫人誕生名世享陔華之養於名邦節府中厯百年如一日水流湮火就燥風從虎雲從龍懿鑠哉書契已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抑又聞之天保下報上也上能成其政故歸美以報其上焉然則南服諸鎮戴二公之德摛辭以祝太夫人其亦天保之義歟其詩曰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謹莊誦之以爲壽

李母王太淑人八十壽序

人之歷久常存者真而已矣。楊倞曰：真者誠也。書太甲始言誠，莊荀淮南子始言真。秋水篇云：謹守而弗失，是謂反其真。漁父篇云：真者精誠之至也。勸學篇云：真積力久，而本經訓亦云：精神反於至真。真之時義大矣哉！古聖賢豪傑可法可傳及女之有士行者，未有不出諸真性情者也。今篁仙觀察述其母太淑人之懿，萬爲乞言。憲老之辭一言以蔽之曰：真而已矣。太淑人爲瀋甯進士鄉賢王九溪之曾女孫。贈奉政大夫彥農公之季女，在室以賢孝聞及歸。封通議大夫赤良先生其時君舅靜軒贈公君姑劉淑人年並近六，艷舅病手顛扶侍惟謹。姑多疾寢室相距數十武，夜

聞呻吟聲立起在視俟睡熟乃去以是得親心奉政公至舅喜語之曰公女直吾女耳時本生舅普田公亦在坐歎曰獨此也歟哉其眡余夫婦猶是也於是三老人皆拊掌笑聞者謂真氣驚戶牖云家故有田二百畝每曝稻於場手自箕歛之又常躬澣於池篁仙及其仲兄方幼輒牽衣泣或擎蓋於其旁時靜軒公扶杖觀秋穫見而歎曰孺子閔母苦邪而母常若是也每遇歲時見諸孫御新製衣履輒指示之曰是皆而夙心血所迸注者其惜之太淑人課子嚴夜篝鐙侍姑坐手木棉引紡車以轉俟諸子盡出塾乃睡諸子偶晏起赤良公呵曰而母炊久熟尙高臥邪撻之劉淑人則慰以好言謂而母苦若此宜努力讀書報母恩也言已皆相對

泣篁仙昆仲以是益獲於學道光壬寅試省門報罷傭丁肩旅爨
至敗之得青銅二十緡既歸劉淑人曰若曹知錢所自來乎乃而
母飼豕所獲也手腕幾脫矣篁仙昆仲以學行聞於時客或過訪
山中談道藝太淑人必親治具款之或勸令子婦代則曰古尙有
截髮歛賓者此不爲勞也咸豐丙辰篁仙成進士官農曹封公
就養京邸太淑人以道遠不樂行其治家益勤以勵嘗率子婦曝
藥於庭客至咤曰太夫人尙爲此邪先是道光己酉大饑封公
節食哺餓者太淑人至哺糜以飲之飢民匍匐謀掠食聚飲野寺
其酋曰但毋擾南衝新屋眾曰諾南衝新屋者贈公所築草堂也
其後歲大水飢民爲村丐食村人羣止之曰慎毋往李宅驚太夫

人飢民果折而他。塾師周某屢主其家。語人曰。課南衝新屋子。弟儻不罄心。非人也。問何故。則曰。飲膳必精腴。弟子舊衣履。綈緝如新。皆其母所手治也。他族能有是乎。同治丁卯。遷寓會城。村姑鄰嫗。攜雞酒走送者。錯於道。或後至不及事。則憩坐村林中。泣而去。烏虜此非真誠之所感歟。篁仙以巡守道。需次鄂中。迎養抵鄂。初筦總查局。太淑人每聞笞杖呼聲。輒閉閣臥。召篁仙入。誠之曰。此亦人子也。而父終其身。未嘗惡聲詈僮僕而忘之。邪。尋指一小婢曰。如此頑劣。我不曾彈一指甲也。時季子苻仙亦在側。則又誠之曰。爾且以知縣發甘肅。爲百姓父母官。其識之。生平懿行。不勝述。中表某以貧老就食其家。太淑人待之有加。禮爲掩覆。其過

失嘗有村婦攜數歲兒拜其前怪問之曰我某氏婦也某年乞食至此餒甚腹中兒幾墮太夫人輟飯飯我母子始得全言已而泣其感人若此今年八十矣髮半白輔猶有丹色鍼紉補綴不去手視聽神明不衰鄉人官鄂者僉議躋堂介壽來徵侑爵之文謹舉莊荀淮南子之說以見精誠之至必能久存天壤間卽以致無疆之祝焉異日壽晉期頤篁仙昆仲勲業益光顯當更有以傳太淑人之真於勿替矣

沈母王太夫人七十壽序

余與芸閣太守未謀面而久謠其賢蓋得諸族子蓉村蓉村之言曰某無似承乏上清巡檢司公時以名進士爲貴溪尹某獲事公爲屬僚爲門下士公之治貴也折獄如神無畱牘鄰邑事不決者爭越境求公判歐羅巴人傳異教奸民爭蔽之有不法有司莫敢問公遇事痛懲教胥爲奪氣調郡陽士民籲大府乞畱不獲命逾年遷上饒又遷新建所蒞皆有殊績尤加意養士象山信江靈山諸書院皆割俸助餐錢躬自督課他善政不可畢數然皆本賢母太夫人之教也公每讞獄太夫人從屏後坐聽聞笞杖呼聲輒召問得無有屈抑否以是戴公者爭頌太夫人不衰又曰某爲忘

者所中被劾免公大爲不平別公五年矣感公德未能一日緩也
今公擢守姑孰值太夫人七艷悅辰某將走二千里躋堂爲壽願
得一言以侑觴余聞而喟曰偉哉太守之賢乎夫以一去位之微
僚而謳歌盛德歷久不能忘若此則其不使一夫之失所可知也
然微太夫人之教不及此然則太守之賢卽太夫人之所以爲賢
賈逵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豈不諒哉且夫女婦之賢古以德見後
世多以節烈傳節與烈所遭必有大不幸者非人情所樂居也最
幸則莫如得賢子而名彰故賢母稱焉顧古之賢母如敬姜孟母
之倫惟教子以義方而已後世授經課讀丸熊畫荻之事始見於
傳記至雋不疑房景伯之母則且因平反以損益亡著因母子之

獄而躬教以人倫然則期子以顯榮者恆情耳期子以循吏以名臣則古人中亦不多得也若太夫人者眞其人歟太夫人相資政公起家孝廉膺師儒之任長君以明經銓司訓仲卽太守已晉三品階賞孔雀翎三君以高才生筮仕吳中秩二千石諸孫嶄然見頭角其食報也雖同乎眾人之所期而所期者究未嘗同乎眾人蓋通塞本乎天者也賢否成於人者也善教子者主人而不主天以天之不可必也然如太夫人則天之福且壽之直如持左契之交手相付又惡在天之不可必邪繼自今太夫人之壽與太守昆仲之治行且如日之升山之崇川之方至而莫不增矣故因蓉村之請爲代申其忠敬且以志嚮往而效臺萊之祝焉

旌表節孝黃母王太夫人七十序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斯言也豈特士大夫難能哉爲人婦而失所天又值親衰子穉宗祧所繫如一髮引千鈞其寄託之重在家與在國等自非矢志勵節才復足以濟之妙有克勝其任者臣道也妻道也其揆一也然吾觀古今女士能此者天必使其顯融光大蕃祉老壽用以立人倫之極是故其植節愈篤者其食報亦加速蓋其茹苦愼獨足以動天地泣鬼神故其繇苦而甘亦如操左契之交手相付焉黃母王太夫人年及笄歸 贈榮祿大夫蓉江先生贈公少能文以劬學貞疾未數年卒時舅姑篤老長君定濤司馬裁五歲次

子贊觀察三歲太夫人矢身殉者屢矣舅姑誠以死易立孤難乃
強起視息越十年子皆成立差可釋重負矣會兄公荷汀先生年
五十無子君舅念之常悵悵欲以定濤出爲其後太夫人忻然許
之無難色舅乃大愉性慈儉好施捨贍貸遍六姻林氏婦娠而嫠
以貧將改醮太夫人察其志出金全婦節未幾產一男林氏因以
有後洎今數十年頌德弗衰其後定濤以飲餉敘郡丞子贊敘守
巡道加三品服大吏綜其節行爲請旌建綽楔於汀龍橋之右
既成太夫人往胝喟然曰國恩誠厚願建坊費不貲益移以拯
貧窶所全滋益多蓋其素志若此烏虜方太夫人之稱未亡人也
如鴛一舟之舟夜涉溟海中流颶風作鯨呿鼈擲覆檣摧楫者相

望無近渚迴潢可依泊勢又萬不能中止八口之命實託此舟濟
不濟全視操舟者之一心惟其壹志凝神置成敗死生於度外乃
克攸濟及誕登于岸舟中人慶更生而操舟者始願幾不及此雖
及此而心膽已幾碎矣太夫人宏濟鉅難何以異此其與士大夫
之託孤寄命難易詎相遠邪抑太夫人能以愛子後兄公曲成親
志則於不負寄託中更敦繼絕之誼而其於林氏婦則又推已之
節以全人之節是皆難之難者宜其糜壽熾昌膺極品之 誥命
歟秋九月爲太夫人七秩悅辰邦人士將稱祝而屬爲之辭夫經
之述母德者在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詩之雅曰釐爾女士從
以孫子頌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其說備矣然皆就處常者言也

三十一 卷之三 四
故獨舉曾子之言以章太夫人之才若飾而以是爲耄耄期頤之
秀焉

誥封恭人張母毛太恭人八十壽序

范史稱崔寔母劉氏博覽書傳寔爲五原太守有能政母之助也元度嘗讀而疑之夫寔特甯成義縱之流耳於何知之於其所作政論知之也其論謂孝宣帝嚴刑峻法破奸宄之膽其時天下謐如計效優於孝文仁帝多行寬政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文帝除肉刑非輕之也以嚴制平非以寬致太平也論之偏駁如此其政可知卽其母訓抑可知矣然則賢母之能訓政者其必如雋不疑之母問平反之有無以損益也簪房景伯之母躬行禮法以感格鄉民之母于乎今觀松坪太守之壽母毛太恭人其仁心爲質殆足繼雋母房母之芳型而無嫌者矣太恭人本三衢華胄年及笄歸

誥贈中憲大夫微垣年丈逮事君姑。懇敬無違。色贈公捐館舍。太恭人養親字孤。劬於督課。益以母道兼父道焉。松坪太守繇拔萃科聯舉鄉會試。入詞館。倖直樞廷。君姑皆及見之。而太恭人之心慰矣。亡何。粵寇踞武林。蹂太末。太恭人奉姑避地。日轉徙。兵燹中能以智免事。定始就養入都。咸豐庚申八月。

大駕幸木蘭。太守職當隨扈。頗深內顧憂。時京僚挈挈去者。輟相擊於衢。太恭人屹不爲動。馳書誠太守。努力趨公。慎勿以家爲念。其膽識有加。人數等者。旣而太守出領荊州。尋奉

簡命守岳陽。太恭人皆御安輿就養。訟庭按鞠。不能不施筆。楚太恭人則深閤之。聞呼。晷聲輒愀然不樂。事畢。必召太守入。問所以。

然誠以母濫刑母宿成見其視雋母問平反房母務以德化民古
今人同不同爲何如耶且夫爲政之道無他仁而已矣仁者天地
生物之心也漢文帝除肉刑正其仁之著者崔寔反謂其以嚴制
平何其繆歟宣帝號稱明主繇其選用良吏非嚴刑峻法之效也
帝嘗言百姓所以安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
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斯言也可謂知本者矣寔惡足以知之
蓋自申韓之禍中於人心學術誤而政術因之後世火烈水懦之
說所從出也寔之論特其變而加厲者耳今太守之爲政易直子
諒旣足與西漢之召杜龔黃比烈而太恭人之所以訓太守者復
如此彼崔寔之母惡足以望其肩項哉抑又聞仁者必壽壽者酬

也。荀卿所稱美意延年者也。人惟善承天地生物之心，斯宅心行事無一非生機所益溢，而天之厚其生也亦遂如枹鼓之相應焉。今太恭人就養岳陽，餘十年矣。岳之士民安太守之政教而樂承太恭人之庥，廕於無疆，蓋將比隆於魯奚斯所頌之壽母，不獨崔母不足論，卽雋母房母舉不足以盡太恭人矣。會歲仲春，太恭人壽臻八豔，邦人士酌兕躋堂，元度以年家子且在部民之列，謹拜手詣首昌，言之以侑一觴。

蔣母朱太淑人七十壽序

余與幼懷大令家鼎世爲紀羣交其尊人遜懷贈公世父維揚先生並與先伯贈通奉遜吾公同研麓山通蘭譜道光中余復與諸兄小懷明府共學城南訂道誼交而小懷弟少懷負異才從余游桃源兩載學成而早世其時維丈之嗣東觀廣文亦過從最密迨咸豐中軍事起小懷爲江忠烈曾文正兩公所知浸至大用未竟所設施文正益深惜之君家世居羅湘奎樓曾大父以名法家言佐湖南撫部姜公平苗亂遂徙居省垣贈公昆仲世其業相繼爲諸侯上客負重名贈公少入仕版以奉母終其身不出幼懷爲贈公第七子能嗣其家聲年雖少以學行重於時館會垣兩首邑最

久故事三年大比 朝使來司文枋巡撫職監臨百執事咸集兩
首邑具供億必擇能者綜其出納幼懷蓋入膺是任矣而出嗣季
父之兄穉懷上舍曾客平江近又襄辦保甲季弟季懷縣尉近司
永郡樞務各當事皆倚之如右臂今年春幼懷嘗銜鹽課司提舉
加四秩得 旨封其三代時壽母朱太淑人適晉七艷都人士謀
製錦屏稱祝來徵侑爵之文語云三十年爲世吾與君家論交幾
及兩世矣敢以不文辭謹案壽居五福之首五福者其一在人曰
德而其四則在天必先有其一而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己者或厚
或薄則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洪範之言福備矣顧其言不及
子孫論者疑焉不知古人之書鉤貫旁通稽疑中有身其康彊子

孫其逢吉之語詳略可互見也抑豈獨書爲然哉旣醉之詩先儒
所稱備五福者也其云介昭明僕景命天祿亦云備矣而必曰釐
爾女士從以孫子兼及允祚之賢焉然後知九五福之文卽具見
於七稽疑之內證以旣醉一詩而愈信也太淑人逮事姑嫜有賢
譽爲母皆有法式而幼懷復能顯融而光大之詰孫哲生典簿蓉
生舍人並以京秩待銓晚福正未有艾然皆太淑人厚積所自致
也蓋必有無忝於女士者斯能錫祚允而備福疇焉他日由耄耄
而期頤俟福貞貞 天庥滋至下走雖不敏尙能廣續韻辭籍客
卿以彰盛媿也夫

郭母葉太恭人七十壽序

古循吏名臣多原於母教。史稱雋不疑爲京兆尹，每錄囚，其母聞其平反，則喜而食。否則不御匕箸。故不疑卒，以賢稱。崔實爲五原太守，母劉博通載籍，實有政聲，皆母助也。歐陽子云：見其子之賢而有立，則知其母之義方。今觀郭玉笙，邑侯之太恭人而益信。侯以名孝廉來尹吾邑，其籍黃陂，與吾鄉接壤，旣熟習其風土人情，與生民休戚利病之所以然，始下車，卽洞開重門，士紳之賢者賓禮之，詢民疾苦及時務，其譎觚而桀黠者，彈以柱後惠文，不少貸。士之赴鄉舉者，割廉俸助卷資，折獄小大必以情，而忠厚誥誡之意時溢於言表。至編查保甲，督治團練，躬歷窮閭，絲粟不以累民。

尤近所罕觀。吾平介江鄂之交。爲會垣東北屏蔽。自粵逆稱亂。以
來。環平七州縣皆破。逆黨耽耽環伺。賴官民力戰。倖固吾圉。民力
久已竭矣。今乃得愛民如崔雋者。休養而生息之。烏虜何其幸也。
元度與侯一見如舊識。旣溯其世德。知太恭人所以涵濡而勸勵
之者。其來有自。范逵云。非此母不生此子。豈不諒哉。太恭人少嫻
詩禮。歸贈公。爲繼配。撫前子如己出。實生我侯。及其弟覲臣。大令
幼則督之課。長則資之宦游。仕則以古循良相訓勉。有斷機封鮒
風。明年二月。值七艷悅辰。邑人士愛戴我侯。僉擬製錦屏。張諸琴
堂。而以其文屬元度。度惟今之邑侯。治方百里。其地望視古邦君。
豈風所稱躋彼公堂。稱彼兕觥。雖不必爲生辰慶。然其曰爲此春。

酒以介眉壽。肫肫然以黃耇爲祈。豈非以壽居五福之首。爲人所尤難歟。魯人之頌僖公也。旣極諸耆艾。熾昌矣。又必曰。燕喜曰壽。母蓋稱人之善。必推本於所生。厚之至也。我侯以愷悌爲民父母。所謂子產。衆人之母也。然則太恭人又衆母之母也。飲醴泉者。必溯其源。憩甘棠者。必漑其本。曷恠吾邑人之萬口祝延也哉。元度荷戈六載。子職多虧。近雖歸慰。倚閭仍將捧檄。吳越視侯之板輿迎養。合一邑之歡心。以承色笑者。旣遠。媿弗及。又以官程迫。雨雪首塗。不獲展升堂之拜。惟祝侯政秩日隆。繇循吏而名臣。異日開府吾鄉。太恭人則耄耋期頤。褒綸疊晉。如金日磾之母。圖畫甘泉。張齊賢之母。親承手詔。存問將不第。與雋不疑。崔實母子並傳。

也元度雖不敏其尙能重操彤管揄揚徽嫻也夫

天岳山館文鈔目錄九

平江 李元度 次青

策問 議

文章辨體云策者謀也凡政化得失顯而諮之曰策問其條對者曰對策亦曰射策此用之試士者也後世古文家昌黎集中有策問十四道此外不可畢數近人魏叔子策問尤多皆與及門相質難者余偶有所見亦條舉之以質同志議則策之餘也其議不盡關於天下之事故以附焉

策問八道

平江書院無庸特建 文廟議 長沙城北開濬碧浪湖議

天岳山館文鈔卷三十五

策問八道

問大學本禮記之一篇漢唐注疏不分經傳亦未有指爲錯簡而易置其先後者有之自二程始然二程子所定各不同朱子析經傳而二之自云竊取程子之意以補傳則宜用程子本矣乃又判然各別何歟程朱三子皆賢者也而其論大學不同若此然則宜何從今天下皆從朱子矣然質之孔子果可信其無幾微之不合歟自程朱後宋王氏柏明蔡氏清季氏本崔氏銑高氏攀龍葛氏寅亮各有改本言人人殊而王氏守仁及李氏光地則並從古本夫李氏篤信朱子非王氏比也而其不能強同若此何邪學者於

入德之門。未有不深考者也。其各抒所見以對。

問論語子游問孝章。注云犬能守禦。馬能服乘。皆所以養人也。故曰皆能有養。集註獨取後說。以犬馬比父母。夫人知其不安矣。卽父母惟其疾之憂。論語中其字無不卽指其人者。今獨指人子言。謂父母惟子疾之憂。則必添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五句凡三十四字。而其義始足解經。最忌添設。况武伯問孝。非問慈也。經意果如是乎。色難。謂承順父母之色爲難。非視無形聽無聲者不能也。集註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則將作而致之乎。又以先生爲父兄。豈酒食之饌。獨遺母乎。且子夏問孝。未嘗問弟。固不必兼言兄也。先儒有以服勞奉養屬弟子之事。先生者其說何如。

問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如舊說是將葬而始歸哉葬而卽出也禮曰有父母之喪三年不呼其門孟子客卿更非金革無辟者比豈有一葬卽可出者孟子方教滕文行古制居廬不言豈身甫三虞卽可離門內外乎郝氏曲爲之解謂齊王以卿禮來贈槨孟子以棺中之物禮不卽拜至三月旣葬後乃反齊而拜賜又以衰經不入公門故踰境爲壇位望鄉而哭不知君命無不拜不拜棺中之賜者謂不拜賜物而拜君命耳若謂棺中之賜至三月葬後始拜實出肌造况衰經不入公門非不入國門也爲壇位而哭此出亡之禮也豈喪禮哉必如王氏夫之之說於事理乃合也能詳其說歟

問孟子道性善千古定論也。然已翻孔子近遠不移之案。而韓氏三品之說。轉與孔子合。至荀子言性惡。殆因其時詐力相尚。殘毒無人理。故憤激爲此言。實欲人化性而勉於善也。其曰善者。僞也。僞與爲古通用。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可證也。且宋儒分義理氣質而二之。敎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而其所謂變化氣質者。不又近於荀子化性之說歟。抑韓氏言性有三品。又云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禮信義智。則已分氣質義理爲二矣。宋儒用其說。而又不以韓氏爲知道。何也。問國風中淫詩。序以爲皆刺惡之辭。朱子謂淫者自爲之。其難詩序之說甚辨。然揆之情理。殆未必然。卽如孟姜孟弋孟庸。子都子

充子嗟子國皆人名也世有身爲淫佚而必實指所私之人形之歌詠以告人者乎况採之輜軒上之天子不慮播其惡於眾乎後世樂府諸豔辭不必皆有所指卽有所指亦斷無自實其人之理然則謂淫者自爲之於情理果爲合邪

問二南諸詩小序多以爲后妃之化朱子歸本文王避矣然集傳說行露謂女子以禮自守不爲强暴所污作詩以絕其人夫曰絕其人轉似先污而後絕之矣說標梅謂女子貞信自守懼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夫嫁不時卽懼辱於强暴則其時之女子可危矣說野有死麕謂女子貞潔自守不爲强暴所污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夫曰因所見則必實見有强暴之誘可知也文王

孟子卷之三
時強暴如此其多無乃女被后妃之化男不被文王之化歟內無
怨女外無曠夫太王時已然何至文王時反不能化強暴然則行
露標梅野麕三詩其何說而可

問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聖教有序雖以顏
淵之賢亦但使之博文約禮下學而上達明敏如子貢非其時不
輕語上也宋以後講學家動輒談性命小學首篇卽及道體雖有
說以處此毋乃非下學上達之旨歟抑說者謂詩書禮樂夫子之
文章也易春秋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書也弟子不能贊一辭故曰
不可得聞其說然歟

問管仲不能死又相之夫子不責其不仁亦已矣乃反以死事者

爲溝瀆之諒何邪。程子以桓兄糾弟爲解。謂仲可以不死。且可事桓。若使桓弟而糾兄。則聖人此言。毋乃害義之甚。而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其說似已。然厯考諸書。糾實是兄。桓實是弟。其稱桓兄糾弟者。惟漢薄昭上淮南王書有桓公殺弟以返國一語。彼蓋有所忌諱而然。章注甚明。不足爲據。然則如程子說。聖言正是害義。且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矣。其何說以解之。

平江書院無庸特建 文廟議

同治戊辰邑人卜建書院於東郊議者遂欲特建 文廟意在肅觀瞻生景仰埒四大書院之列意良是也然事體重大有不敢行者一不必行者三請條舉其說古者立學不皆立廟故有釋菜釋奠之禮無先聖先師之廟記曰凡始立學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卽於學不於廟也蓋廟以孝享學以祭乎有道德而能教人之仁聖賢人廟之祭必有尸釋奠有樂無尸釋菜并無樂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歐陽子曰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釋菜以禮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有釋奠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文翁守蜀郡始立學宮旋立禮殿以祀周公孔子蓋古

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然廟自爲廟學自爲學漢立孔子廟於太學廟猶統於學也明帝始以周孔並祀郡學魏文帝修魯郡學廣爲室屋居學者學與廟始合爲一唐貞觀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自是天下有學之處皆有廟蓋遂以廟爲學焉然此皆學宮非書院也書院之名始自唐若集賢殿書院麗正殿書院皆秘閣藏書之所元和中李寬建石鼓書院宋初賜以額爲書院得名之始自後凡名儒講學地後人輒因之爲書院與學校相翼而行然不必從學制也宋四大書院曰白鹿洞曰嶽麓曰嵩陽曰石鼓舊雖皆有孔子廟然在宋初卽稱國學賜額賜九經在州縣未盡立學之先

國朝康熙中復蒙

御賜題額並頒藏 御纂諸經此豈縣之書院可援爲例乎

文廟尊崇之典至 本朝而極乾隆九年

詔大成殿易黃瓦禮樂皆 帝制故事凡修葺學宮均須 題報

今議特建其能具黃屋戟門殿陛六佾十二豆籩動帑供祀事備
太牢一一如典制無隕越乎若猶未也匪尊之適褻之矣斯其未
敢一也天下學宮皆南嚮官署亦然所謂南面立北面朝也朱子
鉛山縣學記云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餘步因地形爲屋東嚮旣
諸生以夫子不南面於禮爲不稱爲徙寘縣東山下江西通志云
象山書院在貴溪宋陸子講學處瀋熙中建精舍紹定四年奏建
書院然書院北嚮傳季魯謂講古習禮之地而先師北面學者南

面而拜之非禮也宜擇南面之地乃改爲焉知廟祀非可造次矣
今之書院西北嚮若建廟非故蹈鉛山象山之舊轍而犯朱子及
季魯之所譏乎或謂城南不在四書院之列亦有孔子廟亦非南
嚮不知古書院在南門內道光初移建司事者未諳定制耳何足
爲典要且南軒講學城南與朱子嶽麓相應和故國朝並

賜御額亦非一邑之書院可比也宋時祀孔子用像設今嶽麓像
猶存明世宗始改用木主今必援城南爲辭故橐方向豈亦將援
嶽麓爲辭仍用塑像乎禮有隆殺明夏寅曰十二籩豆惟太學丁
祭可行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僭矣然則禮制仍視主者外
縣書院主之者縣官耳必上擬國學之制不已僭乎今天下縣一

千三百有五州二百一十有二莫不有書院且有一州縣三兩所
者若各增一廟不更褻乎乾隆中戴太常請增 至聖誕辰祭祀
高宗諭曰國家尊師重道備極優崇自有常制援據禮經實不同
於尋常廟祀戴第元乃欲於彝典之外輕增一祭轉爲褻越不足
以昭隆禮士不通經所奏宜擯摺發還益見常制外未可輕增矣
况另建廟乎斯其未敢二也平江與湘陰古爲羅縣湘陰文廟鉅
麗甲南省瀏陽與平江接壤學宮禮樂獨明備不第廟貌巍巍也
惟平學尙沿民房體制未易黃瓦於典禮不相應至禮器樂器樂
章舞譜學中人幾不知爲何物值丁祭草草成禮陋孰甚焉果有
志修舉胡弗增崇學宮興復古禮樂無論其他近不媿湘陰瀏陽

亦云善矣。若第於書院後添建一廟，恐視今廟制猶加殺也。其不必者一：以地之相去言之。書院距縣學二里之遙耳。果欲使諸生登廟堂，觀其車服禮器，以時習禮，則高山仰止，卽在咫尺間。二：丁祀典肄業生，正可駿奔襄事，所謂景行行止也。同一文廟，豈建在書院則親切，建在學宮則泛常邪？其不必者三：軍興以來，平人斥貲助餉，治團練，積困久矣。書院已費萬餘緡，勸輸時不免怨咨，計尙未戢事。若議建廟，費益不貲。果有大力者，獨出私財，則宜以修縣學，或仍告助於眾，竊恐無應者。且事體重大，力卽克舉，亦應稽諸定制，洽諸公論。乾隆中奉 旨：「凡天下寺觀舊有者不廢，無者不許輒增。寺觀且然，文廟何等嚴重，可不待 題請而任凡私建。」

邪其不必者三。或曰：如此則釋菜將於何所？曰：無慮也。立神龕如
屋間香火亭式，將舊存木主供而祀之一說也。入學鼓篋時設主
行禮，禮成則尊藏而屬鏞之。又一說也。曰：供主設主，獨非廟也歟？
曰：此正與古釋菜之禮合。所謂禮之略焉者，書院也，非廟之謂也。
故享不必太牢，祀不必支帑，事不必上聞也。若特建廟，則必遵
時制，備物備禮，缺一焉於典，爲不稱於義，爲不安。

高廟所謂實不同於尋常廟祀者也。然則不敢輕建廟，正其嚴事
聖人也。某前在黔軍，聞此議，駭焉。卽走書貢其隅，見今重申前說，
爭是非匪爭意氣。聖人在天之靈，當鑒只也。謹議。

開濬長沙城北碧浪湖議

長沙郡城西瀕湘江地勢少灣曲水急不便泊舟每遇風濤暴作舟多漂溺撞碎商旅苦之多泊隔江水陸洲其在商船起貨載貨率用小舟剝運既多不便其在州縣漕船餉船淮綱鹽船滇省銅船外國貢船大府及羣有司來往官船皆須與城中交際亦藉小舟接渡其不便於官者尤多且水陸洲亦係直流遭風往往失事甚有一年失事數次者言之寒心以舍此洲更無可泊處故仍勉強停泊實則無可如何耳此雖地勢使然固此邦之大缺陷也明推官翟台守道金學曾知府劉昶知縣彭堦唐源均有開河通商之議而唐源請開南湖港四利之說通志具錄之可見留心利濟

者有同心也。顧長沙在前明一府城耳。

國朝康熙三年分置湖南布政使司。移偏沅撫治於此。則西南一大都會也。官商往來百倍繁庶。而仍無地泊舟。以省會之大反不逮湘潭一縣。坐視城外數千艘。栖泊險地。如處堂之燕雀。於心安乎。昔人有憂之。是以有新開河南湖港之役。志稱康熙初巡撫王公良於城北相度。新開引河。泊舟甚便。後因河身偏窄。歲久淤塞。巡撫趙公申喬重濬。今復淤。又稱乾隆十一年巡撫楊公錫綬奏請開濬南湖港。旋淤。二十一年巡撫陳公宏謀築分水壩。以刷沙泥。開月形渠。以暢水勢。商民便之。通志所書如此。今南湖港如故。惜泊船無多。新開河則咸豐中巡撫駱公秉章因寇警。委員重修。

以石多中止可見從前大府莫不拳拳於此惜未得要領故無成
功耳議者欲從北門轉小吳門避陸路而東豔通回西渡無論地
勢不便廬墓尤難措置亦繇未得要領也要領惟何孟子曰爲下
必因川澤語曰善創不如善因今明明有基可因而顧熱視之若
無覩乎請得備舉其說長沙城北四里許有碧浪湖五代時楚王
馬希範避暑處也俗稱黑羅塘一稱黑潦塘蓋方音轉注耳志載
碧浪湖在城北開福寺後卽黑羅塘有流杯池池上有亭馬希範
鑿爲上巳祓禊之所又有會春園卽開福寺地五代史楚世家天
福四年馬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張南軒文集長沙開
福蘭若故爲馬氏避暑之地所謂會春園者下臨湖光舉目平遠

爲此邦登覽勝處。此湖之見諸載記者也。湖廣袤約二三十頃。周四五里。春夏成巨浸。至冬漸涸。上有九尾沖小溪來注之。並可鑿通瀏河水。以殺撈塘河水之險。湖與江止隔一堤。堤卽大路也。長約二十餘丈。廣二丈有奇。水漲時船多泊湖內。水乍退則闔於堤。不易出。故多未便。今擬掘其堤。改其路。則湖與江通。泊舟當以萬計。此可因之基。亦自然之利也。惟江底較湖約低五六丈。須乘冬涸時雇工挑挖。使與江平。庶湖水不慮外洩。再於掘堤處砌石岸。照運河式。於水口立閘。以時啟閉。則湖雖略高。水亦不至傾洩矣。至挑挖之法。土以方計。每方縱橫各一丈。厚一尺。估需工食錢四百七八十文。以十萬方計之。約需五萬緡。若令駐防勇丁協力挑

濬更可省其半透底積算每五十方可得五丈深縱橫各一丈寬
若十萬方即可得二千丈寬一律五丈深而泊舟不可勝計矣就
中仍可略分界段挖極深數十處藉以潛水界段略高使江水縮
而所潛之水不隨以縮舟行則循洪路以進狹其口而廣其腹所
容必多是又在督工者之因地制宜而大略則具此矣興工須在
十月至次年正月止春水一生即可泊船遲則罔濟所貴預爲之
備也是有四便有八利請更詳陳之凡開鑿河道多礙墳墓田廬
墳須改葬田廬須價買所費不貲人仍有願有不願茲湖自五代
至今九百年汪洋巨浸無寸椽片甍孤塚尺田之礙工便一新開
河之難鑿以土堅而石确也今湖底悉淤泥鬆土鉏鑿易施便二

南湖港之易淤以水面窄而乏來源也。今湖之上游有九尾沖小溪來注。若將瀏河水開通。分一支入湖。計鑿港不過二百丈。卽有源頭活水。可以流惡而刷沙。便三凡開河。慮無堆積新土處。若購民田堆土。亦殊費事。今湖之下岸爲撫標三營牧地。堆土成邱。草必愈茂。彼此有益。便四。若夫工成之後。湖與江通。千艘萬舶。賓至如歸。無漂泊耗折之患。而百貨日益流通。行商坐賈。取多用宏。可以運掉如意。其利於商一也。客艘雲集。凡無業之戶。挑運之夫。可以小舟貿易。負販營生。養活貧民不少。至日需之煤米。轉運者多。則居奇者少。日用亦覺裕如。而湖內魚鰕。并可爲資生之助。其利於民二也。赴任調任之員。挈家來去。因事羈泊江干。動滯旬日。一

遇風濤猝起心旌搖搖若解糧解餉解銅解運軍火諸委員責任匪輕尤虞失事今泊舟得所如在堂室風雨無驚其利於官三也湖工告成北門外百貨所屯行棧櫛比會館興肆皆將次第興修視昔日之南門必且遠過卽城中隙地亦將化爲列肆高墉人煙繁盛地比寸金其利於地主四也咸豐二年粵逆圍長沙踞南門外其時僅有戰船環擊賊必難支迨四年春曾侍郎以舟師至又苦無地泊船分紮南湖勢終渙散今湖中可容戰船數百不特鎖鑰北門四面皆可援剿老營旣固出入均得自由其利於防守五也省脈自平瀏而來至湘岸循江而下凡數十里堪與家謂之順水走竄陽宅陰基皆未盡善今開濬此湖停蓄隨龍諸水可以貯

旺氣而挽迴瀾加以市廛鱗次水口益有關欄氣象迥異至新土堆積下岸種樹成林重關疊障皆以培護省城其利於風水六也瀏水在城北十里西流入湘謂之瀏口亦名撈塘河其地有駱駝背磯流迅急舟行常易失事今鑿通瀏河分一支由湖以入江則遇風狂水漲時可繇內湖出進以避瀏口之險其利於舟行七也湖水溉田數萬畝居民賴之相仍不廢者近千年今加挑深廣則渚水益多雖旱不竭其利於民田八也至若工作之費則請於鹽局釐局借支分三年歸欸籌欸之法有四湖成後設局另抽船釐貨釐歲可得萬緡此一說也南省淮鹽咨明每斤加價一文由督銷局代收歲可得六七萬緡如謂普加未便則派入省岸輪銷者

每票抽捐四十兩歲可得千四五百金此一說也城內十八省皆有會館公積均多此舉爲客商所深願若傳集勸捐善導之可得萬金此又一說也各州縣船幫各分馬頭各有公積令船行傳諭各幫分別捐助可得巨款此亦一說也四說並行一年可以彌補卽用其一二亦不過三年若當軸主裁徑提公款不事補苴則尤快事也同治四年冬同人有建此議者言於中丞李公瀚章公甚韙之命往勘者三次議且定有尼之者遂不果行尼之之說曰湖水溉田數萬畝居民慮絕其蔭不知天下有填湖而蔭絕者矣豈有濬湖而蔭反絕者乎水且十倍於前何慮之有又曰省運方隆是年同鄉任外官者凡五督五撫五藩五臬可稱一時之盛若經

易動土慮有傷夷其說尤陋查省脈自南門天心閣入城壬子八月賊挖地道官軍掘濠以禦之寬深各數丈宜其傷矣乃自時厥後湘人士立功平賊膺封爵任疆圻及建牙專閫者不可數計而以一甲第二人賜及第者亦迭見焉豈非地靈以開鑿而愈顯乎咽喉之地尙爾城外可知此皆過慮之說也昔者史鄭開渠利在萬世白蘇二公先後濬西湖至今俎豆尸祝古名臣興利除害往往注意一二事即可千秋緜其識精力定所見者大故所被者遠也前撫軍趙恭毅楊勤愨陳文恭駱文忠皆當代名臣於此舉皆有志而未逮豈非常之功百世之利天固畱以俟後之君子乎方今

景運休明大府勵精圖治百廢具興有能舉而措之一舉手之勞耳而其利賴生民則雖百世不祧可也謹議